

## 一、黑暗的中世纪

史学家马库斯所说的那样：“犹太人必须生活在四面八方……上帝通过把犹太人分散在各个国家中向他们显示了他的仁慈，如果他们散居四方，他们就无法被致命一击尽数消灭。”

犹太人为什么会在罗马帝国时期大量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呢？除了前面谈到的犹太人起义遭到罗马帝国的残酷镇压，耶路撒冷被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基督教的产生，并在后来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本人也是一个犹太人，这种新宗教在开始时是作为犹太教的中一个异端派别出现的。因此，它的传播受到了犹太教正统势力的敌视。据基督教的《新约圣经》记载，保守的犹太教公会耶稣进行了审判，并将他交给了罗马总督彼拉多。而彼拉多认为耶稣煽动人们起来造反，便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死后，基督教在罗马国内的下层群众中迅速传播。罗马统治者先是对基督教进行严厉的镇压，宣布它是非法的宗教。但到了公元4世纪初，在镇压无效的情况下，统治当局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态度，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接受基督教，后又进一步将它作为帝国的国教。

基督教产生和传播时，正好是犹太人在同罗马人进行浴血战斗的时候。其实，早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一样，都是与在罗马帝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多神教相冲突的，都是受压制的宗教。然而，当后来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渊源关系和两者在教义上的分歧，再加上有关耶稣之死等问题，基督教便成了罗马统治者迫害犹太教徒的一种工具，犹太人也成了帝国内基督教徒仇视和攻击的对象。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却使基督教徒们很不舒服。他们一开始希望犹太人能改变信仰，承认耶稣是新救世主，并接受基督教；当这样做不成功时，他们干脆采取“杀人灭口”的做法，宣扬犹太人是上帝唾弃的民族，对其进行残酷的精神和肉

体折磨，甚至屠杀。

因此，有许多犹太人是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离开巴勒斯坦的，他们都尽量远离基督教的罗马帝国。所以，他们逃向了巴比伦、阿拉伯、北非、波斯、印度等地，因为这些地方不属于基督教的范围。那些已去了欧洲的犹太人也尽量在当时基督教还未传播到、仍被称为“蛮族”地区的西班牙、法国、德国和北欧等地移动。所以说，早在基督教还没有传入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之前，犹太人就已在这里居住和活动。

然而，从5—6世纪起，犹太人在欧洲的生活很快就变得艰难了起来，因为基督教不久就传遍了整个欧洲。这些犹太人就成了欧洲各地基督教徒们敌视的目标，这种敌视往往变为大规模的迫害。犹太人常常是生活在充满仇恨的环境里，在社会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还时常被迫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西欧到东欧，再从东欧到西欧，他们很难找到一块可以长期栖身和立足的土地。

那些流散到阿拉伯、巴比伦和波斯等地的犹太人，到了公元7世纪以后便处在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与欧洲的基督教徒相比，阿拉伯人对犹太人要宽容得多。伊斯兰教与犹太教在教义上比较接近，而且历史上又没有什么恩怨纠葛，所以当阿拉伯人征服了一个新的地方之后，都允许当地犹太人保持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允许犹太人社团保持很大程度的自治，唯一的条件只是要求他们比穆斯林多缴纳一种“人丁税”。例如，巴比伦的犹太人在阿拉伯帝国时期，

不仅保持着高度自治，而且在宗教文化方面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继巴勒斯坦之后的又一个宗教学术中心。

在另一方面，来自沙漠的阿拉伯人在向外扩张时，也需要得到犹太人的帮助。犹太人经常往来于世界各地，



传统的东方犹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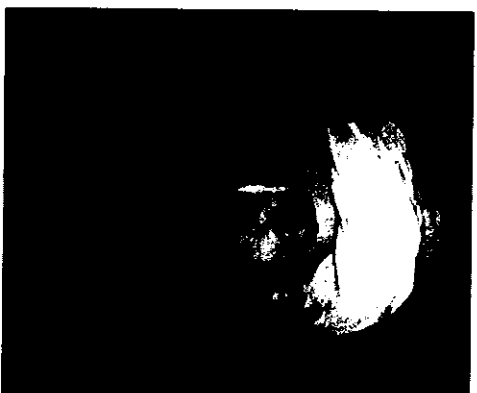
熟悉各地的情况，与许多不同的地方保持着广泛的商业、贸易、文化联系，他们中有很多人都通晓希腊语或拉丁语等欧洲语言，同时又懂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因此，他们在帮助阿拉伯世界与基督教世界之间的沟通和联系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他们有这样一些优势，不少犹太人后来成了阿拉伯统治者在外交、贸易、财政方面的顾问，还有的获得了很高的官职。

当阿拉伯人8世纪初从北非渡过直布罗陀海峡，把征服的矛头指向西班牙时，当地深受基督教歧视和迫害的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来到欢欣鼓舞，热烈欢迎。在西班牙，除了那些原来就生活在基督教统治下的犹太人外，还有很多犹太人是随着阿拉伯征服者一起来到的。

在阿拉伯人统治下，西班牙犹太人达到了他们在中世纪的“黄金时代”。他们深受阿拉伯统治者的信任，不少人当了宫廷中的高级官员，有的人甚至还担任了军队的指挥官。在自由的环境中，犹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中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医学家、语言学家，产生了不少学者和诗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有迈蒙尼德、犹太·哈利维、加比洛尔等人。他们一方面把传统的犹太宗教、哲学、文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使其更具有理性力量；另一方面他们还把古代希腊、罗马的一些重要的著作翻译为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又把中世纪重要的阿拉伯人的著作译为拉丁语，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

但是，中世纪除了西班牙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下外，其余东、中、西欧的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在基督教徒的统治下，基督教会有着极大的权力和影响。犹太人在基督教欧洲的命运就远不能与西班牙犹太人相比了。

11世纪后期，一些去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教徒向罗马教廷诉说，他们在前往圣地的旅途中受到了穆斯林的种种刁难和骚扰，圣地也遭到了



迈蒙尼德（1135—1204）中世纪西班牙犹太哲学家



这些异教徒的破坏和亵渎。于是教廷在法国的克莱芒召开了一个会议，号召基督教徒向巴勒斯坦进军，去消灭穆斯林，夺回圣地，以救赎自己的灵魂。这便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

但是，这些十字军并未能打败东方的穆斯林，却给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带来了巨大的苦难。这些由乌合之众组成的十字军到东方后遭到了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往往损失惨重，铩羽而归。一些基督教徒突然发现，其实他们并没有必要跑到遥远的巴勒斯坦去进行圣战，不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就在身边，向他们开战同样可以救赎自己灵魂，而且他们还有丰厚的财产。“杀死一个犹太人，以拯救你的灵魂！”成了许多十字军成员的口号。于是，成群结队的基督教狂热分子便纷纷对在欧洲各地的犹太人发动了攻击，强迫他们改信基督教，一旦遭到拒绝便施之以武力，殴打、屠杀、驱逐、驱逐、洗劫犹太人的财物，在欧洲许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野蛮的暴行。

在高压下，少数犹太人违心地接受洗礼，变成了基督教徒。但大多数犹太人却宁死也不肯改变自己的信仰，在欧洲和近东的不少地方都发生了犹太人遭到基督教徒集体屠杀的事件。还有一些犹太人采取了自杀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尊严。为了不违反教规，他们也是挑选出少数人来杀死多数人，然后他们再自杀。他们都被认为是为了信仰而牺牲的宗教烈士。一次次的十字军东征后来都演化成了的大规模反犹活动，先后有数



十字军攻占耶路撒冷

万名犹太人在十字军浪潮中丧生。在外界的压力下，犹太社团内部的凝聚力也空前加强了。

十字军的浪潮过去之后，欧洲各国犹太人的景况也没有多少改变，他们仍生活在漫漫的长夜之中。不少国家都颁布了专门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如限制他们的自由，要求他们缴纳额外的赋税，规定他们不得从事某些职业，禁止他们成为国家的官员，禁止他们占有土地等。而基督教还会常常会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来指控他们，例如说他们杀死小孩用来祭神，说他们用基督教徒的血来做逾越节的无酵饼，说他们传染麻风病、黑死病、鼠疫等可怕的瘟疫，等等，真可谓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 二、驱逐和“隔都”

欧洲各地的基督教徒为什么要仇视和迫害犹太人？除了宗教原因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这些原因和现象被统称为“反犹太主义”，有很复杂和深刻的根源，后面再作分析。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谈一些历史上发生的情况。

大多数犹太人拒绝改变信仰。在

一些情况下，他们虽然在表面上屈服于外界的压力，但他们在内心并不

缝在衣服上的犹太标志



承认自己低下。因此，基督教会就想尽量从精神上伤害他们，消灭他们的自尊心。1215年，罗马天主教会宣布，所有犹太人必须佩戴表明其犹太身份的徽记才能在街上行走，违者将被处以死刑。而佩戴着这种犹太

徽记，也就意味着低人一等，随时都会受到人们的羞辱。一个带有犹太徽记的人走在街上，只能低眉垂首，低声下气，而且常常会成为石块、污物、唾沫袭击的对象，只能在人们鄙视和厌恶的目光中生活。

各国的统治者还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和需要，动辄驱逐犹太人。法国国王1182年宣布驱逐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财产。但不久之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因为犹太人是法国税收的主要来源。英国也在1253年宣布，除了少数作为王室奴仆的犹太人外，把他们所有犹太人驱逐出英格兰和威尔士，但他们的财产却一律不准带走。后来，这似乎成了一种规律：每当某个国家的统治者需要钱时，他就会下令驱逐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而当某个国家没有了财政来源，或者需要犹太人的技能和头脑时，又会允许犹太人重新前来定居。据犹太历史学家统计，在中世纪和近代的欧洲，犹太人遭到的这种集体驱逐达34次之多！

规模最大也是最彻底的驱逐行动发生在西班牙。西班牙自8世纪便处于阿拉伯人的统治之下，从13世纪起，基督教势力开始从北向南地重新征服西班牙。凡是被基督教徒征服的地方，犹太人的生活状况都迅速恶化，只要他们不改变信仰，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就会受到迫害甚至遭到屠杀。仅1391年，就有大约十万西班牙犹太人在反犹暴乱中丧生。也就是从这一年起，大批的犹太人开始被迫改信基督教。

为了区别于原来的基督教徒，这些新改宗的犹太人被称为“新基督教徒”，又被称为“马拉诺”。“马拉诺”一词在西班牙语中的意思是“猪”，反映了当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基督徒对这些新改宗者的鄙视。

而这些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往往在表面上信奉了基督教，但在内心仍然觉得自己是犹太教徒，因为3000年流传下来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俗是不可能通过一两代人就能完全改变的。在基督教的暴力威胁下，他们表面上接受了基督教，而秘密地信仰犹太教。他们一般只在内部结婚，保持着犹太人的许多生活习俗，过犹太节日，甚至偷偷地举行犹太宗教仪式。

这些“马拉诺”引起了基督教会 的注意，由于“马拉诺”的人数不少，影响到了基督教的纯洁性，对基督教本身也构成了威胁。于是，基

督教会建立了“宗教裁判所”，对所谓的“伪信者”用酷刑审讯，一旦发现秘密保持犹太教信仰的“马拉诺”就用火活活烧死。不少“马拉诺”惨死在这种“宗教裁判”制度下，另有许多“马拉诺”只得纷纷外逃。在宗教裁判所存在的三个多世纪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共有40万人受到审判，其中的3万人被处死。这种宗教裁判制度直到19世纪才最后结束。

当然，也有大量的犹太人即使在残酷的歧视和迫害面前仍不愿意改宗。1492年，当西班牙南端的最后一个伊斯兰国家格拉纳达被基督教征服后，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和王后伊莎贝拉为了在全国统一天主教信仰，干脆颁布了一个法令，规定犹太人要么改宗成为基督教徒，要么必须在三个月内离开西班牙。约有5万名犹太人受洗成为了基督教徒，大约有20万名不愿改宗的犹太人被迫离开了西班牙。经过了几百年的发展，当时西班牙犹太人家庭大多数都已经比较富裕，但他们在离开时却不被允许带走金银等值钱的东西。他们在留下了自己的住宅和几乎所有财产后，悲惨地流落到地中海沿岸的其他国家——摩洛哥、埃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意大利，还有一大批人暂时逃到葡萄牙，后又转到荷兰和东欧。

当时有一个意大利犹太人对被驱赶出西班牙的犹太人的情况作了这样的描述：

许多流亡者去了穆斯林国家，到了突尼斯国王统治下的非斯和一些柏尔省份。穆斯林不允许犹太人进入他们的城市，许多人死于饥饿，还有许多人因精疲力竭而倒在城外时被狮子和猛兽所吞噬……还有不少人流亡者因找不到愿意收留他们的地方而返回了西班牙，接受了基督教……但他们是为了不使上帝的名字蒙尘而逃走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人改变了信仰……。

当（驱逐）法令传到其他国家后，从热那亚来了一些船只来运送犹太人。这些船上的水手残暴地对待犹太人，抢夺他们的财物，并把他们多数人送到了臭名昭著的海盗“热那亚大王”那里。那些设法逃到热那亚的人又受到当地人无情的虐待，他们甚至从母亲的怀中夺走孩子，让他们皈依基督教。

许多运送犹太人的船只从西西里到达那不勒斯。那不勒斯国王对他

们很同情和友善，给了他们帮助。那不勒斯当地的犹太人也尽量为这些受难者提供物品，并派人到意大利各地为他们募捐。城里的马拉诺借钱给他们而不收利息。然而，这一切也不足以使他们活下去，仍有不少人饿死了，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的孩子卖给了基督教徒以便他们能活下去。后来，一场瘟疫在他们中蔓延，许多人死去了，那些活下来的人连埋葬死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1492年西班牙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是犹太人又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使中世纪在西班牙繁荣了700年的犹太人社团消失了，使犹太民族主体又一次大流动，从西欧转移到了东欧和地中海东南沿岸。到15世纪末，除了当时尚未统一的意大利和德国外，犹太人已基本上被赶出了西欧。

自从犹太人离开巴勒斯坦，流散到欧洲和其他地方之后，他们往往都喜欢集中在一起居住。这样他们觉得日子要好过一些，在受迫害时彼此也可以互相照应。开始时，他们这种聚居是主动和自愿的。1180年罗马教廷颁布了一项歧视性法令，规定犹太人必须与基督教徒分开居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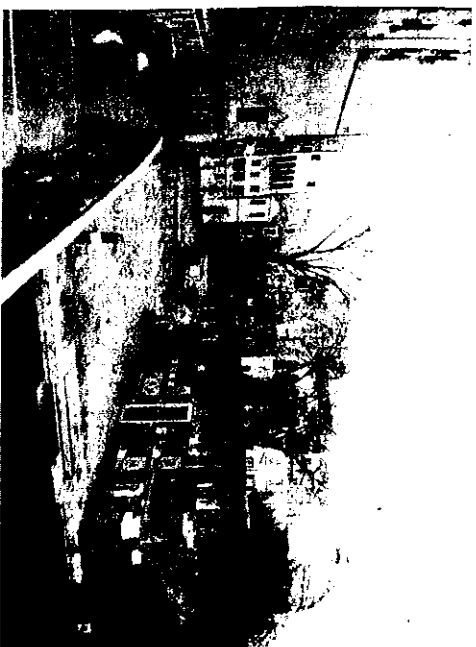
但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生活在意大利的犹太人与基督教徒之间的关系还比较友好，当法国、英国等地的犹太人遭到驱逐后，意大利一度还成了他们的避难所。到了1516年，在意大利的小国威尼斯，当局发布了一个命令，要求威尼斯城的所有犹太人都必须集中到一个指定的区域内居住。这个地方的名称叫作“Ghetto”，意为“铸造厂”，因为当时这里是一个铸造枪炮的地方。这个居住区四周有墙，将它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只有一个有两扇厚实大门的入口，由基督教徒看守，天黑后基督教徒就不得再进去，犹太人也不能再出来。以后，人们把这种在一个城市中划出来强迫让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区域都称为“Ghetto”，中文译为“犹太隔离区”，或者根据其音译为“隔都”。

不久后，规定犹太人只能居住在隔都里的做法很快传到了意大利的其他地方，后来又传到欧洲各基督教国家，在许多城市里都有了犹太隔都。隔都成为法定的犹太人居住区，每天早开晚关。另外，每逢基督教节日、犹太教节日，犹太人也不得出来。而且犹太隔都的范围一经划定，当局一般是不允许其扩大的。所以犹太隔都内常常是人满为患，居

住条件十分恶劣，卫生也极差，而且因住房越盖越高，很容易失火。意大利等地的犹太隔都就曾多次发生惨重的火灾。另外，生活在隔都里的犹太人除了一般的税收外，还要向当局多缴纳一种特殊的人头税。

尽管隔都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但是，在社会上备受欺凌的犹太人还是愿意生活在隔都内，因为这里毕竟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隔都内的犹太人实行自治，犹太教会堂和学校是隔都生活的中心。他们可以在隔都内保持他们的宗教信仰、文化习俗，让他们的孩子接受犹太教育。当时犹太人常常说，“隔都里的孩子可能会没有食物，但他们决不会没有教育”。实际上，隔都成了犹太人免受外界侵扰和避免同化的一种保护措施。

中世纪是犹太人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个时期。他们在欧洲受到欺凌和迫害是难以形容的。然而，尽管看上去犹太人在迫害面前表现得唯唯诺诺，逆来顺受，但实际上他们在精神上始终是乐观的、自信的，甚至可以说是高傲的。他们虔诚地信仰着犹太教，相信他们是上帝的“特选子民”，一切苦难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只不过是上帝对他们错误的惩戒。上帝耶和华曾说过：“以色列人哪，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恶。”（《圣经·阿摩司书》，3:2）他们也相信，救世主（弥赛亚）将会降临，犹太人最终将得到拯救，他们的民族最终将会繁荣，他们的子孙将如“天上的众星”和“地上的尘沙”一样繁多。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天意，而不是人的行为，所以没有必要怨天尤人。这种信念与中国的



意大利威尼斯隔都，世界上最早的犹太人隔离区

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说法颇为相似。

也正是在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下，犹太人在频繁的艰苦磨难面前始终保持信心。财产被没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再重新敛聚创造；被从世代居住的地方驱赶了出来，找一个新的地方再重建家园；虽然他们在肉体上受到折磨，在外表上受到基督教统治者的轻蔑和唾弃，但他们在精神上却是高傲的。只要精神不死，犹太民族就不会灭亡。

### 三、东奔西逃

15、16世纪

被从西欧驱逐逐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流向了两个方向：东欧的波兰和地中海东岸的奥斯曼帝国。

早在第二圣殿后期，犹太人就已开始逐渐北上，他们经黑海来到克里米亚、



19世纪的捷克布拉格犹太区

乌克兰、俄罗斯、立陶宛和波兰等地，建立了一些古老的犹太社团。当时这些地方都还没有对犹太人的歧视和迫害。尤其是在波兰，当地统治者一开始很欢迎犹太人，因为当时波兰境内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犹太人来到后使波兰各地的商业贸易都繁荣了起来。10世纪后，德国犹太

人也从西边不断东移，进入波兰。当地统治者为了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前来，甚至还颁布了一个保护犹太人的法令。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波兰便成了吸引西欧、北欧犹太人的避难所。西欧的犹太人在遭到迫害和驱逐后，便踏着德国犹太人的足迹源源不断地来到波兰。到17世纪中期，波兰的犹太人已达到了50万，是当时世界上犹太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波兰犹太人社团保持着很高程度的自治，文化和宗教生活一度也很兴旺。那些来自德国的犹太人还把德语和古老的希伯来语以及斯拉夫语糅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犹太语言——意第绪语。这种语言在语法上同德语比较相近，用希伯来字母书写。到后来，意第绪语成了包括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在内的东欧犹太人的语言，后来又随着东欧移民被带到美国。

波兰犹太人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对宗教生活的重视，和研习风气的浓厚。犹太教后来的一些宗教派别（如哈西德派）、大量对《塔木德》等经典的研究成果，以及犹太社团的宗教学习和研究制度，都是在波兰犹太人中出现。当时的一位学者记录道：

在全世界的犹太居住地中，没有哪个地方比得上波兰这片土地。这儿的《托拉》经卷最多，也最全；这里的每个犹太公会都有《塔木德》研究学院。……在整个波兰王国，几乎没有一个犹太家庭不学习《托拉》，要么户主本人就是学者，要么他的儿子或女婿常年投身于研习，最起码户主也要资助一个青年学生，有时甚至在一个家庭中同时出现上述情况……

然而，好景并不长，1648年波兰爆发了哥萨克人在赫米尔尼茨基率领下反对贵族和王室的起义。处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犹太人却成了动乱的受害者。起义的农民把犹太人视为地主和贵族的代理人，因为犹太人常常作为中间人代统治者向农民收税，而地主贵族阶级在暴乱中又以牺牲犹太人来保护自己。因此，大约有10万名犹太人在短短的两年动乱中丧生，数以百计的犹太居住点被毁。于是，又有不少犹太人重新西移，再次返回西欧。同时，也有一些向东逃

亡的人进入了沙皇俄国。

当进入近代时，全世界大约共有300万犹太人，其中的一半左右生活在东欧。随着1772年、1793年和1795年波兰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大部分原来的波兰犹太人居住地被划入了俄国的版图。俄国东部分成了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西欧约有40万人，其中30万是在德国，法国大约有5万人，英国有一万多人。

16世纪被从西班牙逐出的多数犹太人并没有去东欧，而是流向了当时统治着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此时奥斯曼帝国正处于全面扩张时期。同西欧各基督教国家反犹排犹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对犹太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宽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皇帝）不仅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而且还给予了他们许多优待，允许他们保持自己的信仰，允许他们集中居住，并保持社团自治。

大约有10万犹太人和“马拉诺”从西班牙和意大利向东进入了奥斯曼帝国。他们安顿下来后，很快又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使奥斯曼土耳其成了一个新的犹太中心。犹太人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文化发展中作用显著，一些人还取得了显赫的地位。如从葡萄牙逃亡而来的犹太妇女格拉西阿·门德斯不仅建立了一个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庞大的国际商业网，而且还非常热心帝国的公益和慈善事业。她的侄儿约瑟夫·纳西除了经商外，还从事政治活动，后来成为苏丹的亲信和外交顾问，参与了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苏丹为感谢他的贡献，将巴勒斯坦的一大片土地赏赐给了他。

从16世纪一位波希米亚官员用德文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奥斯曼帝国犹太人的兴旺景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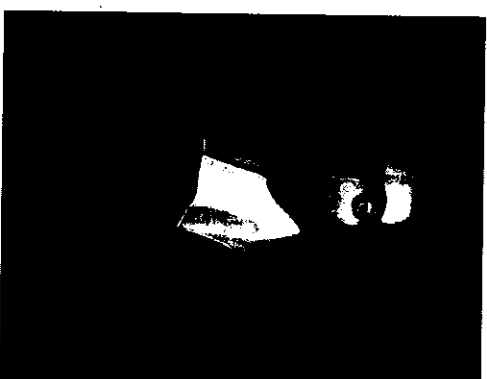
……在土耳其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发现无数的犹太人。他们来自各国，讲着不同的语言。但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所以每个犹太团体都很团结。无论何时犹太人被从某个国家驱逐出来，他们都会汇集到土耳其。他们居住得很拥挤，就像一堆密密麻麻的虫子一样。……犹太人总是同舟共济，不让他们中的任何人去乞讨或者流浪。有的犹太人沿

门挨户募集贫民救济金，以帮助贫困的犹太人或者开办医院。

除了波兰和土耳其，中世纪还有一块犹太人的容身之地，这就是西欧的荷兰。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是西欧唯一没有驱逐犹太人的地方，因为这里是基督教新教的根据地，所以对受天主教迫害的犹太人表现出了很宽容的态度。犹太人被允许在这里定居，继续信仰他们的宗教，并修建了一座犹太会堂。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也闻风而来，阿姆斯特丹的犹太居住区很快就增加到了400户，成为西欧最大的犹太社团，而且这里还是西欧唯一一个既有塞法尔迪犹太人（即东方犹太人），也有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的社团。荷兰犹太人很强调古老的传统，十分重视宗教礼仪和社团的团结。到18世纪末时，荷兰的犹太人已达5万。

荷兰犹太人在经济领域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和富于创造性，如阿姆斯特丹的股票交易所、荷兰东印度公司中，犹太人都占了与他们的人数不成比例的比例。这个社团中还出现了一些世界性的著名人物，如伟大的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斯宾诺莎家庭曾生活在西班牙，1492年因天主教会犹太人的宗教迫害而逃到葡萄牙，后又于1592年逃到荷兰。他的父亲是一位商人，在阿姆斯特丹经营进出口贸易，并担任犹太人公会会长和犹太学校校长。



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

斯宾诺莎因独立思考而偏离了犹太教正统学说，被逐出了犹太会堂。他后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磨镜片这项工作伤害了他的健康，在45岁时他就去世了。斯宾诺莎的学说对整个欧洲思想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 四、欧洲犹太人的“解放”

18、19世纪之交，欧洲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发动的启蒙运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民族自由、民族平等、民族独立的意识也开始广泛传播。在这种气候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对过去欧洲各国的反犹政策进行反思，认为不应再歧视或压迫犹太人，应该给予他们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西欧的犹太人来说，真正给他们带来解放福音的是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前，西欧大约有40万犹太人，主要集中在德国、法国、荷兰和英国，其中又以德国最多，约有30万人。近代科学的发展和理性主义的兴起，对欧洲犹太社团内部也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出现了以德意志犹太人摩西·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犹太启蒙运动。这个运动主张犹太人学习现代科学知识，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摆脱传统、保守的犹太教的束缚，融入到现代西方文明中去。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

解放犹太人的进程大大加快了。1791年9月，法国制宪会议赋予所有法国犹太人以公民身份进行宣誓的权利。拿破仑对犹太人的苦难一直很同情，为了进一步解放犹太人，他于1806年7月召开了一个犹太知名人士会议。他向犹太人提

早年的法国犹太人

出了所谓“皇帝的十二个问题”，涉及到犹太人的律法、对国家的忠诚等许多方面。与会犹太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使拿破仑很满意。于是，第二年法国召开了犹太公会，根据拿破仑的旨意通过了一系列文件，使犹太人第一次享有了同天主教徒、新教徒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并得到政府的保护。

受法国的影响，另外一些西欧国家也先后宣布“解放”犹太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家都从法律上宣布废除对犹太人的歧视，并正式授予他们公民权。这样，犹太人出门无须再佩戴那含有极强悍辱色彩的犹太标志，也不需要再比其他人多缴纳歧视性的人头税，他们也不再被强迫居住在狭小肮脏的“隔都”里，而可以走出隔都，生活到外面的世界里了。尽管这些做法往往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当拿破仑战争和后来的欧洲革命失败后，一些国家又故态复萌，恢复了往昔的歧视性规定。但是，犹太人能够在法律上享受平等的待遇和权利，这毕竟在欧洲漫长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另外，西欧的工业革命和工商业的发展，也给犹太人带来了施展他们聪明智慧和经营才能的广阔天地。他们中不少人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的确立而上升成为了资产阶级，掌握了社会中的大量财富。他们中涌现出不少大银行家、大商人和企业家，控制着一些国家的金融业和对外贸易。如起源于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家族，通过其分布在西欧各国的商业金融网络，对整个欧洲及海外殖民地的经济活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西欧犹太人中还出现了一些非常有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

但是，对犹太人的歧视并没有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而消失，在一些地方反而加强了。除了过去的宗教矛盾、民族仇恨、社会偏见之外，现在又加上经济上的嫉妒。因此，那些已经走出隔都、在经济上也取得了成功的犹太人并没有真正被欧洲社会所接受，他们仍被视为外来者。这些犹太人也为此深感苦恼，他们中不少人便主动接受洗礼，成为了基督教徒，希望能够通过这条道路融入欧洲社会。用德国著名诗人海因里茨·海涅的话来说，这是为了“领取进入欧洲文明的入场券”。海涅本人便是一个改宗了基督教的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

早年的法国犹太人



也是出身于一个改宗了基督教的犹太家庭。

在西欧、中欧的一些国家里，有一个时期犹太人主动改宗基督教的为数不少，尤其是在那些已步入社会上层的犹太人更是如此。他们相信，只要改宗了基督教，再把自己的国籍固定下来，做一个忠诚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不再给人以一种“流浪的犹太人”的印象，他们就最终会被欧洲社会接受。这便是当时流行的“同化”理论，许多犹太人和非犹太人都相信同化是解决欧洲社会中“犹太人问题”的好办法。德国犹太人加布里尔·里塞尔形象地阐述了将犹太教与德国精神融为一体的思想，他说：“我们有一位父亲和一位母亲，父亲是上帝，万民之父，在天宇；母亲是德意志，在地上。”

然而，这种天真的看法却低估了欧洲社会中那种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人的思想。在表面上，已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欧洲各国已不再有中世纪时那种疯狂、野蛮、愚昧的反犹暴行，但在许多欧洲人的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犹太人的憎恨和厌恶。一旦有了适当的机会和条件，这种情绪又会暴露出来，并在社会中演化成大规模的反犹运动。拿破仑战争失败后，奥地利的犹太人又被赶入隔都；德国又恢复了对犹太人居住和就业的种种限制；意大利各地也纷纷取消了给予犹太人的各种平等权利。19世纪后期，变动中的欧洲各国都上演过各种大大小小的反犹闹剧。

与过去不同的是，19世纪的反犹太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出现，这就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者称，欧洲的大多数民族都属于褐色皮肤和蓝眼睛的“雅利安人”，而犹太人（还有阿拉伯人）则属于身材较矮小、黑头发黑眼睛的“闪米特人”。从人种学的标准来看，雅利安人远比闪米特人和其他人种要优秀。一些种族主义者还声称，在欧洲的各民族中，日耳曼人是最纯正的雅利安人种。



欧洲的反犹宣传画

一个名叫豪斯敦·斯图尔特·张伯伦的英国种族主义者1898年在其著作《19世纪的基础》中声称，犹太人是一个没有生存价值的种族，它的任务只是破坏日耳曼民族的纯洁和“繁殖一群假希伯来人混血儿，即一个在体质、精神和道德上无疑都发生了蜕化的民族”。

种族反犹主义分子说，由于犹太人是一个劣等民族，他们同化于欧洲民族实际上比不同化还要可怕，因为同化就意味着他们的种族、血液就溶入了欧洲民族之中，从而也就玷污了纯洁的雅利安人种，使优秀的雅利安人种发生退化。根据这一逻辑，一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便提出了“生存战争”的口号。他们称反对犹太人是一种生物性和种族性的生存竞赛（而不是宗教的，或政治、经济的），这种生存竞赛需要采用极端的、毫不留情的手段。为了不让犹太人混杂和玷污纯洁的雅利安种族，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统统驱逐，甚至从肉体上彻底把他们消灭掉。

法国是当时西欧文明程度最高、最开明的国家，也是最早解放犹太人、犹太人感到最自由的国家。但是，就在这个国家里仍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反犹运动。1894年，法国军队中一位名叫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的犹太上尉军官被指控向德国提供情报，法庭以叛国罪为名判处他终身监禁。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起冤案，并在十二年后平了反。但当时德雷福斯却在法国社会中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所关注的并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因为被指控者是一名犹太人，而且是一名自称要通过同化融入法国社会的犹太人！于是，社会上到处都有人在高喊：“杀死犹太人！”“犹太人该死！”“犹太人滚出去！”大批暴民围攻和谩骂犹太人，抢劫犹太人的商店；还有许多人上书政府，要求剥夺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并把他们驱逐出法国去。

许多原来主张同化的犹太人在这一事件中彻底失望了。因为在思想最开明、文明程度最高、最早解放犹太人的法国，人们对犹太人尚且有如此深刻的仇恨，那么，在那些比法国落后的国家里，他们还能指望什么呢？同化已失去了意义，因为他们的罪恶已不再是因为他们信仰什么，也不再是因为他们表现如何，而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他们的血统。出身和血统是无法改变的。犹太人生而有罪，如果他企图通过改宗或同

化来改变自己的出身，那么还要罪加一等，因为他那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玷污和毒害其他的人民！

## 五、东欧的反犹浪潮

中、西欧的犹太人情况如此，至于那些被从波兰划入到沙皇俄国的犹太人，在从一个世俗力量较强的罗马天主教国家转到了一个对他们有更深敌意的东正教国家之后，他们的命运比过去更加悲惨，前途也更加黯淡。



匈牙利的一个犹太“隔都”

沙皇政府规定，犹太人只能在一定范围的地域内居住和活动，这种划出来的区域被称为“栅栏区”（pale），大多分布在原波兰境内。他们不得到这些区域之外去活动，更不能移居到这些区域之外。只有某些

犹太人经当局特许之后才能到“栅栏区”之外去旅行和工作。沙皇政府公开宣称，实行限定犹太人居住区的规定是“为了不让犹太人败坏俄国社会”。

除了犹太居住区的规定外，当局还规定犹太人不得从事某些行业的工作，不得拥有土地，而且必须缴纳双倍的税款。另外，沙皇政府还规定，犹太人中12—15岁的青少年必须到军队中服义务预备役，然后再服长达25年的现役。这种兵役制度最为犹太人所痛恨，因为在军队中，政府会采用各种手段，迫使许多犹太青年改信基督教。一些父母千方百计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军，他们隐瞒孩子的年龄，甚至把孩子弄残废，以逃避被征入伍。而政府则派出密探到处侦查，以保证兵源。

1850年俄国境内的犹太人大约只有240万，而到19世纪末时已接近500万，占当时全世界犹太人口的三分之二。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执政时，对犹太人采取了一些较宽容的政策，如放宽了对他们移居到居住区以外的限制，允许一些人获得公职。这样，一些犹太人已开始移居到彼得堡、莫斯科等原先禁止他们进入的城市，一些大学里也开始有了犹太学生。然而，俄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反犹思想却依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落后偏僻的乡村中更是如此，一些无知的农民把犹太人称为“吸血鬼”。在这样的背景下，宽容政策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立刻又把俄国犹太人抛入了黑暗的深渊。

1881年3月，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俄国革命党人进行的一次暗杀行动中爆炸身亡，因涉嫌者中有一名年轻的犹太妇女，于是俄国在全国范围内便出现了空前猛烈的反犹排犹浪潮。反犹活动先从乌克兰南部开始，很快就蔓延到全国各地，各地的犹太人都遭到大群暴民的袭击、驱赶和残杀。沙皇政府对此持默许和鼓励态度，而且一些警察和军队也参与了对犹太人的驱赶和屠杀。当时俄国社会各阶层几乎都卷入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就连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未置身其外，著名的文学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对反犹活动不是赞成，就是沉默。没有谁站出来为犹太人说一句公道话。

1882年5月，新任的内政部长伊格纳切夫颁布了被称为“五月法令”的一系列法律，重新对犹太人的居住范围进行了限制，明令禁止在



Figure 12. "Can you vote for Kadet?"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a liberal party of the center). Front page of the Russian anti-Semitic weekly, Plutonium, 1907.

### 俄国1907年的反犹漫画

个城市都发生了杀害犹太人的事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如基什尼奥夫一次就50多人被杀死，500多人受伤；在黑海之滨的敖德萨，在四天的反犹骚乱中就有400多人被杀害。另外，受俄国的影响，在乌克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许多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类似的排犹屠犹活动，犹太人成了一切社会问题的替罪羊。

这股大规模的反犹太浪潮给东欧和俄国犹太人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和恐惧，许多人开始向西逃亡。自1881年开始，这股西迁的势头持续了三十多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1914年，大约有300万犹太人离开俄国和东欧。有的历史学家说，1881年俄国和东欧犹太人的向西大逃亡完全堪与1492年犹太人从西班牙驱逐相提并论，正是从这个年代之后，犹太人才不再集中在东欧和俄国，也不再被限制在欧洲大陆，而开始真正大范围地散布到世界各地。这些离开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有少数在西欧定居，还有一些人去了巴勒斯坦、南非等地，而绝大多数（约占80%）则越过大西洋，去了彼岸的美洲大陆，定居在美国、加拿大和一些南美洲国家。

犹太居住区外新建任何犹太人民居点，而且准许各地城乡的居民们可以把“有罪的犹太人”赶回定居区去。“五月法令”还规定对犹太人的财产、职业进行限制，减少大中学里犹太学生的比例。不仅如此，为了永久地解决“犹太人问题”，俄国当局甚至公开宣布，他们的计划是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从肉体上消灭，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驱逐出俄国，再把三分之一的犹太人改变信仰成为基督教徒！

在此后的几年里，俄国各地不断发生各种反犹暴行。1891年有一万多人被赶出莫斯科和基辅。1903—1908年，反犹活动在俄国达到高潮，数百

## 六、反犹太主义



波兰带有犹太标志的犹太人

因为在当时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中，胜者为主、败者为奴，似乎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当时那些强大的民族对弱小的犹太民族的征服和统治，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犹太人有什么特别的仇恨，只不过是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而已。

犹太人因为他们所具有的犹太特性而受到其他民族的仇恨和歧视，应该说是从基督教诞生之后才出现的。从早期基督教时代开始，到中世纪，到近代，再到现代，这种对犹太人的敌意在许多国家、许多民族中一直持续不断，只不过有时较为隐蔽，有时较为公开，有时比较平缓，有时却突然、猛烈地爆发出来；有时表现为人们言行中的厌恶、歧视，有时则发展为大规模的暴力活动。

由于这种普遍、深刻和持久的对犹太人的敌视，德国人威廉·马尔

1879年创造了一个专门的术语，用来指各种形式的对犹太人的敌视情绪和行为。这个术语就是“Anti-Semitism”，它源于希腊语，原意是“反闪族主义”，但实际上它并不针对包括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在内的其他说闪米特语的民族，而专门指对犹太人的仇恨和敌视，因此，中文也就把它译为“反犹太主义”。

说到反犹太主义的普遍性，只要从一个简单的事实便可看出：即在绝大多数犹太人生活过的国家里，都发生过大规模驱逐犹太人的事件。

英国早在1290年就驱逐了其境内的所有犹太人（大约有16,000人），直到1650年以后才陆续有犹太人重新定居英国。

法国1306年和1394年两次全面驱赶犹太人，直到1789年后法国才重新让犹太人返回。1492—1497年，西班牙和葡萄牙把境内数十万不愿改宗基督教的犹太人驱逐一空。

匈牙利在1349—1360年，奥地利在1421年，立陶宛在1445年，德国各地在14至16世纪间，都曾以“传染黑死病”等为由驱逐了当地的犹太人。

1772年之前，俄国根本就不允许犹太人入境。后因波兰被瓜分，大批犹太人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当局便把他们限制在“栅栏区”内。1882年以后，俄国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反犹太高潮，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杀死，更多的人被迫抛弃财产，逃往异国他乡。

在大洋彼岸的南北美洲，尽管犹太人生活的并不长，但也未能摆脱反犹太主义的阴影。在美国、加拿大，在阿根廷、智利、秘鲁、巴西，都出现过或大或小的反犹排犹运动，许多犹太人为躲避迫害一再迁移。

反犹现象遍布世界各地，可以说，只要有犹太人的地方，就有反犹太主义。之所以说反犹太主义具有深刻性，是因为它已经超出了一般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在某些国家已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疾病，成了一些人的歇斯底里症。在这些国家里，反犹运动往往会演化为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犹太人遭受的不仅仅是人们言行中的憎恨和厌恶，而是抢劫财物、驱逐、殴打、折磨和屠杀。无论是在中世纪的宗教社会中，还是在近代的世俗社会里，犹太人都深受反犹太主义之害。尽管犹太人在许多国家只占人口比例的很小一部分，但这些国家却都把他们看作是一种危险的、可怕的敌人。

反犹太的人给犹太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他们喝非犹太人的血，他们带来了各种传染病，他们在水井中投毒，他们谋杀了耶稣基督，他们密谋征服全世界，等等。

贫穷的犹太人遭受欺凌，而富裕的犹太人也同样受到憎恨。那些同化了的犹太人往往会

被怀疑为是里通外国的第五纵队，而不愿同化者又会被作为冥顽不化的“异己分子”而受到加倍的仇视。基督教徒憎恶犹太人，穆斯林也不喜欢他们，其他各种宗教势力也都把他们视为危险的异教徒。德、意法西斯分子说他们是“共产主义分子”，而在原来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家中，他们又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势力”。

再说反犹太主义的持久性。犹太人受到的歧视和迫害，从时间上看，数千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遥远的希腊罗马时代，犹太人就不接受占统治地位的多神信仰而受到镇压和迫害，开始向巴勒斯坦以外的东西方流散。

基督教诞生后，犹太人又因他们与基督教徒之间的信仰差异而遭到敌视。这种敌视的程度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反而与日俱增，到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达到高潮。尽管基督教内部发生过数次分化、改革，但它对犹太人的敌视却没有改变，无论是罗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还是其他各个宗派，都毫无例外地对犹太人采取强烈的敌视态度。

中世纪崛起的伊斯兰教对犹太人虽然不像基督教世界那样残酷无情，但也对他们实行种种限制和歧视：要他们缴纳额外的赋税，强迫他们佩戴有侮辱性的标记……

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曾使



反犹太主义宣传画，称犹太人会杀死基督教小孩并喝他的血

犹太人的苦难命运出现过一线转机。但不久之后，更猛烈的反犹运动就铺天盖地而来，使他们陷入了更加悲惨不幸的境地。当代西方世界总是标榜它是理性、平等、自由、博爱的乐土，但反犹主义在20世纪的欧洲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600万犹太男女老幼惨遭纳粹屠戮。

为何犹太人的命运会如此多灾多难，为什么他们会受到这样普遍、深刻和持久的仇视呢？难道他们确实有什么为世人所不容的恶性陋习吗？难道他们真的犯下了什么十恶不赦的滔天罪孽吗？

有人认为犹太人遭到仇恨的根源是他们与众不同的宗教，是他们自称为上帝“特选子民”的观念。也许在神权占统治地位的古代和中世纪，这确实是反犹主义的主要原因，但在世俗化的近现代，反犹主义却依然如故，而且还愈演愈烈，这难道是宗教冲突能解释的吗？希特勒要杀死的是所有的犹太人，无论你信教还是不信教，就连那些已皈依了基督教的犹太人也不能幸免。

有的人提出了“替罪羊”的解释。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分散在许多国家中的弱小民族，每当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出现麻烦时，统治集团和主体民族便把责任推到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成了统治者们方便地转移注意力、社会各阶层发泄不满的对象，于是就出现了周而复始的反犹运动。但又有疑问，在存在着若干种“替罪羊”的时候，为何单单要把犹太人推出来呢？而且，既然只是把他们当作“替罪羊”（一种手段），又为何非要把所有的犹太人斩尽杀绝、置于死地而后快（目的）呢？

还有人说经济是引起反犹排犹的根本原因。由于犹太人放高利贷、为地主和贵族向农民收租税、开银行办工厂，他们不劳而获，人数很少却控制着大量的社会财富，是一个剥削阶级。他们说，犹太人的钱就是反犹主义的根源。但是，这种观点却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富裕的犹太人被别人所憎恨，贫穷的犹太人同样也受到歧视。反犹运动爆发时，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犹太工人阶级与住在花园别墅里的犹太资本家一样厄运难逃。

又有人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反犹主义。他们说，犹太人之所以受到歧视，无非是因为这样两点：一、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国家，散居

在其他民族之中；二、

他们有着一一些与众不同  
的特性，但又不愿意改  
变他们自己。求同排异  
是一种人的天性。无论  
在任何地方，人们总是  
喜欢求同，不喜欢存  
异。任何一种异己的东  
西，总是使人感到不舒  
服，甚至使人感到是一  
种威胁。当这种排异心  
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  
成了一种病态，以希特  
勒为首纳粹分子就是一  
些心理不正常的迫害  
狂。但问题是，许多已  
完全同化了的犹太人从  
思想、行为和外表上与当地民族已没有了差异，而反犹主义分子仍不放  
过他们。另外还有一些国家根本就拒绝接受犹太人的同化。

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肯定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原因引  
起的。反犹主义的原因包括宗教、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方  
面。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引起反犹主义的主要原因是不同的；另  
外，在同一历史时期里，不同国家中的反犹主义的产生也有不同的原  
因。总的看来，在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反犹主义  
的主要原因基本是按宗教—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而且是递进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古代、中世纪的宗教斗争和社会压迫，也就不会有  
近现代的经济冲突和政治迫害；如果没有长期的歧视和偏见，也就不会  
发展到后来灭绝种族的大屠杀。



乌克兰反犹漫画

## 七、新大陆

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15世纪末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只能流落到地中海沿岸和东西欧；而随着交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19世纪反犹太浪潮中离开欧洲的犹太人却能远走高飞，逃向大西洋彼岸的美洲大陆。

在大批俄国和东欧的犹太人移居美国之前，美国就已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既有最早于17世纪后期少量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马拉诺”，也有19世纪前期来自德国等地的中欧犹太人。但他们的人数却不多，到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时，全美也只有大约15万犹太人。而从1881年开始，大批俄国和东欧犹太人的到来，才使美国犹太人社团真正发展壮大起来。此后的30多年时间里，在美国的犹太人从20多万增加到了250万，翻了整整十倍，这主要便是大批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移民。也正是这些移民来到美国之后，使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分布除了欧洲之外，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中心。

一批又一批俄国和东欧犹太人乘轮船来美国。经过长时间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海上航行之后，当轮船沿哈得孙河进入纽约港，远远望见高高矗立的自由女神像时，这些新移民往往都激动不已。一位名叫爱玛·拉萨鲁斯的犹太女诗人为自由女神像写下一首著名的十四行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到我这里来吧，  
你们这些疲惫的、你们这些贫穷的，  
你们这些蜷缩的，然而却  
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芸芸众生；  
到我这里来吧，

你们这些被你们拥挤的国家抛弃，  
你们这些落魄潦倒，  
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们，  
我高举火炬伫立在金色之门旁。

这首诗后来被镌刻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上，几乎成了美国接受外来移民，容纳受迫害的逃亡者的格言。

长期生存在欧洲恶劣的反犹太主义环境中的犹太人，来到自由、开放的美国之后，犹如飞鸟入林，游鱼入海，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天地。在美国这个新国家里，他们长期被压抑的特殊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不长的时间里，犹太人就成为美国社会中最成功、最富有的一个少数民族。

这些东欧新移民来到美国之初，一般都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里，尤其是集中在纽约城。到1920年时，纽约市的犹太人已多达175万，



来自俄国和东欧的犹太移民乘船到达纽约港



曾担任美国大法官的布兰代斯是犹太人

几乎占这个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原因很简单，一是这些犹太人原来在东欧也主要是生活在城市里，他们没有从事农业的习惯和技能，不愿向乡村发展；二是他们大都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只有在犹太人集中的城市里，他们才能保持和遵守犹太教的教规，譬如，定时上犹太会堂祈祷，食用符合教规的食物，与犹太人而不是与基督教徒结婚等；三是当时美国的西部开发运动已结束，他们很难再找到新的向外发展的机会，只能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市中寻找工作，生存和发展。

新来的东欧犹太人有近一半聚集在纽约市和近郊，他们大都较贫穷，比较集中地居住在曼哈顿岛东南角一个被称为下东区的拥挤的贫民区里。这里的东欧犹太人如此之多，以至于在整个地区竟听不到人们讲英语，而只能听到一种语言——意第绪语。有许多东欧犹太移民虽然生活在美国，但到死也没能学会讲英语。由于文化程度低，一开始这些东欧犹太人能找到工作都是各种下等的体力劳动，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进入了由当地早期来的德裔犹太人开的服装工厂工作。这些工厂工资低、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被称为“血汗工厂”。

由于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加上一些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犹太人也随着大批东欧移民来到美国，所以到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想在美国犹太移民中迅速传播，工人运动也随之兴起。犹太工人中成立了劳工联盟和工人联合会，进行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条件的斗争。犹太工人运动是当时美国劳工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

美国没有欧洲各国那种传统的保守势力，也没有强大的基督教会势力，因此社会上那种对犹太人的固有偏见较少。尽管在有的地区也有对犹太人的歧视性限制，但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对犹太人还是比较平等和宽容的。在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时期里，美国社会中也出现了欧洲式的反犹主义倾向，出现了针对包括犹太人在内的种族主义组织——三

K党。受他们的影响，美国政府也开始对接受新犹太移民人数进行限制，但这种情况不久就被制止住了。

这样，尽管东欧移民在开始时处境比较艰难，但经过努力和奋斗，大部分人后来都逐渐摆脱了贫困，开始步入美国社会主流。一些小商贩开了自己的商店，成了老板，一些工人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小工厂和小企业。不少人搬出了贫民区，迁到较好的街区。由于犹太家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他们的子女受的教育往往要高于美国社会的平均水平，因此在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涌现出了更多的成功者和杰出人物。在政治界、商业界、金融界中都有他们的佼佼者，在教育、法律、新闻、学术、艺术等行业中，犹太人的比例也相当高。他们中出过市长、州长、国会议员、最高法院大法官、部长，甚至国务卿。

总之，经过两三代人的发展之后，从政治影响、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来看，犹太人已上升成为美国社会中最成功、最富有的一个少数民族，他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所占的2.8%的人口比例。

在美国这块适合犹太人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地上，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不过五六十年时间里，犹太人口从20万迅速增加到600万，整个犹太世界的重心也随之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犹太人在19至20世纪之交从欧洲向美洲的迁徙，又一次完成了其民族主体的大迁徙、大转移。这次迁徙和转移，不仅使犹太人又找到一块适宜他们生存、繁衍、兴旺发展的新土地，而且更重要的是，当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欧洲发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毁灭性的大屠杀时，当时至少已有三分之一的犹太人安全地生活在了大洋彼岸的美洲大陆，从而避免了整个民族的覆亡。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是德裔犹太人